心/ 香/ 一/ 瓣

爱吃面的父亲

王海燕

西北的热土,孕育着淳朴、真诚、旷达的人们,一腔赤诚、一股豪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大唐王摩诘笔下的西北。“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这是晚清左宗棠笔下的西北。有人说,不到西北,不知天地辽阔;不到甘肃,不知西北博大。我为自己出生于甘肃而骄傲。

我的父亲刚出生三个月,爷爷就因肺结核辞世。爷爷是一名私塾先生,名“化民”,教书育人,是现在所说的全科教师。王化民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东汉的王充。王充在《论衡》说:“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

奶奶何其艰辛,把父亲和伯父两个小孩,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父亲说,他儿时常饿得直咽口水,填饱肚子是他最大的梦想。

父亲曾与一匹北方的狼不期而遇。那年父亲12岁,和奶奶去田地里割麦子,风吹麦浪,一匹体长一米多的狼缓缓逼近,距离父亲和奶奶只有一二十米……狼的毛皮在阳光下闪着银灰色的光芒,一对绿眼珠凶残地扫视着父亲和奶奶,狼收紧了后腿,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那一刻,父亲紧紧地攥着奶奶的手,奶奶急忙把父亲推到身后,本就饿得不行的母子俩,如今要给狼填饱肚子,人生大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境遇。那匹狼凝视了母子半晌,摇了摇尾巴,不知为何竟默默地离开了。许是看到母亲护犊心切,狼不忍心下嘴。

初升高时,政策规定20%学生可升高中,父亲成绩优异,被推荐就读高中。穿着打满补丁裤子和漏风鞋子的父亲,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家里太穷,读完高中,父亲只能选择当了兵。当兵,是能解决肚子问题的,而且能成为最可爱的人。

在部队院子里成长的我,小时候最爱看人家制服上的肩章,爱去数一数肩章上的杠与五角星。肩章,是荣耀,更是军人奋斗的见证。

父亲有一手漂亮刚劲的书法,每到新学期,父亲能挣上一口吃馍馍的钱,那时父亲最忙碌也最兴奋,他要给全班同学的新书、新作业本封面,用小楷题下每个同学的学期、学科,班级和姓名。后来,我看过父亲的钢笔字,每个字都硬气得拆不开偏旁部首。

寒冬酷暑,风雪雨夜,父亲总是点灯熬油的爬格子。他在报刊发表文章八百余篇,作品曾收进了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图书。我刚参加工作时,父亲和我每天聊的就是写文章。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我的零花钱靠稿费。一次母亲洗衣服,翻我兜里的东西,是凌乱的一沓稿费钱。

南米北面,父亲从西北到西南,从甘肃到重庆,饮食习惯没有更改,面食是父亲的心头爱。甘肃的面食琳琅满目,有牛肉面、驴肉黄面、饸饹面、搓鱼面、臊子面、炮仗面、大肉面、浆水面、凉州套面等等。父亲不习惯吃米饭,总会给自己煮面吃。

那一年,我陪父亲回乡探亲,舅舅点了一桌子的形形色色的面食……有凉拌面、有热干面、有炒面、有汤面,父亲吃得眉飞色舞,说解了这几十年的馋。有人说:煮碗面给你吃,是北方人最温暖的情话。我小时候,每次放学回家,父亲总会煮一碗臊子面,我会连汤带面吃个底朝天。

如今父亲已步入七十,高血压、糖尿病,每天要吃很多药,健康每况愈下。想着父亲刚出生就遇上爷爷英年早逝,缺失人生弥足珍贵的父爱,年幼命悬一线,年少艰辛撑起整个家……让我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是件转瞬即逝的礼物。活着是惊喜,珍惜必回馈!

(作者供职于丰都县文旅委)

生/ 活/ 随/ 笔

读书真好

龚会

今天周末,不上早自习,就睡了一个自然醒,把置于枕边的《重庆民俗志》打开,伸手摸出枕底下的笔。虽然此前阅读了各种巴渝文化史料,区县志书,还把《华阳国志》细读好几遍,仍然有很多疑惑。自己购买的书,可以任意圈点勾画,书页边沿空白处都批注上自己的理解和存疑。读史不易,读得累了,就夹好书签,随手换取旁边书架上一本文学书籍来,适时放松。正好拿到季羡林先生所著《我们终将遇孤独》,书名契合我的心境。随手翻到一篇文章,怀念王国维先生的,理性而不失真诚。

读罢,放下书。却想着,一个人的精力多有限啊。我才年过半百,用脑时间稍长就感觉累。年轻时自认为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多走了些地方,就沾沾自喜有点儿得瑟,友朋聚会,常高谈阔论。这几年生活的变故,使得自己渐渐从那些喧闹的圈子里脱离出来,咬牙挺过生活的坑,一个人负重爬出泥淖。常在孤独无助时,读书自慰,自愈伤口。

因跟着驴友们远近徒步,行走山川河流,走访民间,发觉自己的知识面还是太窄。于是便将阅读内容转移到地域文化上,结合方志与古建、遗存,让自然与人文互为表里,让生活与信念融为血肉,深入探寻个人生活以外的世界。正是有了某些人曾给我带来的痛苦,诽谤、讥讽、轻蔑,我由最初的惶恐到后来能够面对、接纳和消解;正是有了婚姻的失败,爱情的背叛,被逼的债务,我才有时间享受孤独,重建一个人的精神小院。把生命交给书籍,交给阅读,交给行走,交给写作。让自己隐忍、勇毅、坚韧,不再懦弱胆怯,不再害怕孤独无助,不再委曲求全地讨谁欢心。

我还是偏爱纸质阅读,觉得一书在手,可圈可点,内心踏实。但书价不菲,这些年要还债,供儿子读书生活,微薄的工资支撑不了。平时写点短文,偶尔帮人整理点研究性文字,或者应约写稿,得点报酬就欣喜万分。新书买不起就淘旧书,还能淘到不少惊喜。我淘书于中兴路、北碚天生市场、西大鱼郎书店、孔夫子网,陆陆续续淘了不少,《旧唐书》《清史稿》《容斋随笔》《夜航船》《中国历代宫廷演义》《中国民俗文化通览》……长寿寓居和北碚的陋室,占地最多的就是书。

风雨多了,朋友就少了,但更珍贵,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真金。那些热爱传统文化、热爱读书写作且不势利的朋友,留在了自己的圈子里,时常交流,彼此鼓励。也经常从朋友处获得电子版的文献资料,很多非常珍贵,如获至宝。电子书的好处是不负重,在旅途中,打开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随时可查阅,可浏览。

而今生活负累逐渐消解,送走了挚爱的双亲,养大了孩子。人生没了来处,只剩归途,我也早已放下得失怨嗔,平静地善待世界,善待自己,尽可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勤于工作,喜好读书,偶尔放纵一下,掏重金购心仪的好书,特别是珍贵的文献古籍,净手端坐查阅,趣味无穷。脱离喧嚣浮躁的圈子,却因读书结识了一批同好,不但拓展了自己的阅读范围,也打开了全新的视野,拥有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参加一些读书交流活动、文化论坛和文化讲堂,这其实也是一种来自外界的激励。

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一天读不了多少书。早餐后,就收拾了书包,提着电脑笔记本,赶往岗位,开启一天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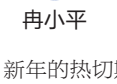
完成一周工作后,又启程返碚。在动车和地铁上,取出最近在读的迟子建作品,摇摇晃晃又是一程“书途”。沉浸在字里行间,我听不见车上那些外放的手机和嘈杂的说笑声。

季羡林先生说:“如果有一个来生,那会有多么好。”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做一个踏实的读书人。

(作者系长寿区作协主席)

乡/ 村/ 故/ 事

回老家过年



冉小平

腊八一过,年味儿就像一坛窖藏了许久才启封的陈年老酒,一天比一天更加浓烈地弥漫开来。

此时,天空雪花肆意飞舞,大地霜风凛冽刺骨。再寒冷的三九天,也影响不了人们对新年的热切期盼;再遥远的回家路,也阻挡不了游子返乡的匆匆脚步。

他乡一轮月,不及故乡一盏灯。回老家过年,是每一个游子最迫切的心愿;回老家团圆,是每一个父母最朴素的念想。

时间算了又算,日子掐了又掐,孩子哪天到家,年猪哪天才杀。村口的大黄葛树下,不时有白发老人在呼啸的寒风中默默守候,他们多么希望孩子们早些平安到家。

鸡鸣犬吠,依旧陪伴着村庄;袅袅炊烟,在吊脚楼顶轻轻地飘荡。但眼前的一切,已不再是离家前的模样。一年不见,院前的梧桐树又长高了不少;一年不见,留守的村子和父母却苍老了许多。迫不及待地打开行囊,先给在劈柴的父亲捧上一条好烟,再给忙着做饭的母亲披上一件崭新的棉袄。这一刻,父母的全身,一定比春天还暖;这一刻,父母的心底,一定比喝了蜜汁还甜!

不多时,母亲精心准备的饭菜就一碗接着一碗、一盘接着一盘争先恐后地挤上了大圆桌。不得不说,用柴火灶炖的老腊肉就是香,农家地里现摘的叶子菜吃起来就是爽。这种味道,就是魂牵梦绕的家乡的味道,就是亲人久别重逢时才特有的味道。不知不觉,吃着吃着就撑了,喝着喝着就醉了,一大家人的欢声笑语便从热气腾腾的饭桌上波浪般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并很快传遍了整个寨子。

饭后,可以去爬山,也可以去访友,或是踏青,或煮一壶茶。总之,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无拘无束。因为,大伙回老家过年,过的就是举家团圆的气氛,图的就是身心放松的乐呵。

当然,出门玩雪也是很不错的选择。甩掉一身厚重的冬衣,去雪地疯跑,然后再去堆几个大雪人,拍照录视频,发个朋友圈,追寻儿时记忆,许愿瑞雪兆丰年……

回老家过年,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事情,那便是拜年。不管路途多远,也不怕山高坡陡,换上新衣,拎上礼物,迎着呼呼寒风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三亲六戚一年不见,总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总有道不尽的人生故事。

夜深了,火炉里的木柴添了一轮轮,茶杯里的开水续了一次次,那些祖祖辈辈流传下来关于家族和亲情的龙门阵,却总也讲不够,总也摆不完。

月是故乡圆,水是故乡甜。在外辛苦打拼了一年的朋友们,赶紧回老家过年吧!因为,老家是我们扬帆起航的母港,更有哺育过我们最亲最爱的爹娘!

(作者系石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 绪/ 纷/ 飞

母亲拔牙

邹仁波

母亲81岁了
曾经咀嚼青菜萝卜的牙
曾经咀嚼豌豆、胡豆、花生的牙
曾经咀嚼麦浪、稻花香的牙
曾经咀嚼清风明月的牙
都在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咬合中
都在每一滴汗水的重压下
慢慢消散了

母亲最后那几颗松动而顽固的牙齿
依然坚挺着我童年的梦想
母亲依然默默地嚼碎生活的苦涩
为我们全家护航
“儿子,还是去把这几颗牙齿拔了吧!
拔牙的痛算不了啥!”
生儿育女五六个
母亲一直淡定从容笑靥如花
80多年的风雨和疼痛
都被坚不可摧的牙齿吸纳

病房的心电图规律整齐
只是血压有点嚣张
唯有麻醉药才勉强允许医生
一一检阅那淳朴而腐败的牙

母亲拔掉了所有的牙
亦如呱呱坠地的我
只是一个在旁边哭泣
一个在旁边微笑

母亲咬定止血的纱布
被皱纹雕刻的脸庞
依然是冬天最美丽的油画
我和大姐搀扶着母亲
亦如永远年轻的母亲双手牵着
慢慢老去的儿女

我们一起小心翼翼穿过漫长
辽阔的三峡广场
一步、两步、三步……
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铿锵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重庆晚报文化中心出品 策划 胡万俊 主编 陈广庆 美编 钟柳 责校 杨雪
印刷: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康泰路99号 发行投诉 63877920 印刷质量 62805041 订报热线 18623698921 发行方式:邮发+市内赠阅 零售价:1.5元